



□孙葆元

我决定到侯家村去，应该是一次对青春的回访。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山村，当年我们背起背包从兴华街的学校出发，去上一堂劳动课。劳动课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必修课，每学期7至15天，夏收麦，秋收黍，体验劳动的艰辛，磨炼意志，是很重要的学分。队伍穿过开元寺山缺，似乎走到了山外，谁知山外还有山，我们就一道山一道山地翻。开始的时候，看那山奇特，在视野里变幻着，雄峻壮阔，看过几道山梁，山就在记忆中模糊了，远处的山连成线，不同颜色的线在天际肆意奔腾，乱成高高低低的五线谱，分得出深绿、浅绿和淡绿，侯家村不知在哪条绿线底下。

我是在济南南外环一个公交车站牌上看到侯家村这个站名的，知道公交车已经通到那里。现在，汽车开进大山，尽管半个世纪过去，山路一下子就熟悉起来。山还是那些山，已经告别了荒山野岭的旧貌，山路平整如城市的小街，还是那么窄，要把山路拓宽可不容易说的事，需把山坡劈开。当年我们踏上这条路时如履羊肠，乡民们推着独轮车出山进山，有一辆驴车坐着就算享福了。这条道真是决定着山里山外贫穷与富裕的道。在这个金秋我重新走上去，其实是在重走一条记忆的路。路随山转，山路蜿蜒，与山路交叉着一条高速公路，在山涧中如桥拔地而起，从头顶掠过，就这么冲天一飞，飞出了青山打开的胸怀，这是一个时代的符号。

我乘坐的汽车似乎仍然走在怀旧的道路上，摆脱空旷，驶进村庄，两厢民居夹道，一辆大巴就把街塞得满满的，当年的情景一下子跃出脑海。当年我们是整个级别出动，8个班、400人，一个班在这里留驻下来。再打量这个地方，石的屋舍变成砖与水泥搭建的砖混结构小楼，几家房门洞开，是沿街商店，招牌告诉行人哪些是小超市，哪些是打尖的饭店。尘土与时光落在村宅上，销蚀着岁月的亮色，代之以斑驳，让我目睹了五十年的过往，但是比五十年前齐整多了。这里满目青山，念的是靠山吃山的经。曾经，所有的生活物质都取自于山，所谓山货，城垣里视为珍馐，在这里俯拾皆是，没有哪个把“珍馐”当成主食的，倒是商店里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是从山外运进来的。当年的独轮车没有这个机遇，是这条路连接起时代一程一程的站点。走过曾经才知道当下，在这条山道上对比出与时俱进的哲理。我终于在车窗外看到了曾经的石墙，靠山的人是征服石的能手，不用水泥和土，只用石块就能搭盖起住房。那些墙，石摞着石，石叠着石，石缝里垫着小石，就那么排列着，挺立了百年千年，不腐蚀，不垮塌，带着骨子里的硬气与硬度，是山民精神的屹立。

当年的我们往前走着，穿过一个村庄留下一个班，当走到第八个村庄的时候停住脚步，前边大山挡道，在山的臂弯里卧着侯家村。多年后，在一次次对这段岁月的怀想中，我才悟到，没有挡住去路的大山，要么从山垭绕过去，要么从山头翻过去。

大概我们一家人去的不是时候，正值中午，侯家村静悄悄的。在村路上走着，期望碰到一位年长者，只有年长者才能拾起我寻找的岁月，可是村道上没有人，家家大门紧闭。人呢？是不是还在午休，抑或是进城打工没有回来，又抑或是搬进城里去住了？山楂树一棵接着一棵，满树山楂没有人收，像红玛瑙在绿叶间闪耀。那年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摘山楂。出村，从一条小路走进大山，山上层层梯田，梯田有的只有桌面大，田埂上都是山楂树。我们兴奋极了，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采摘，没有谁限制你偷吃，可以管饱，没想到吃几颗就不吃了，那玩意儿越吃越饿，饿得干不动活。我们每人每天向生产队交一斤粮票、两角钱，是伙食费。三顿饭，顿顿地瓜，不是生产队抠，是村民们家家这样吃，叫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，奉为圭臬。我们实在“娇生惯养”，吃地瓜吃得直吐酸水。记得一个同学睡

觉睡到半夜，突然胃里泛酸，来不及跑出去，就吐在地铺上，搞得全屋酸臭。屋外一道短墙稍挡就是厕所，厕所是个积肥的大坑，那个坑不是臭的，是酸的。你说，谁还敢吃不要钱的山楂？山楂是集体的，收回来一筐一筐堆到大队部里，等果品公司来收购，那是大队的集体收入。生产队部设在场园旁边的两间房子里，里间摆放着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外间空着，摘下的山楂堆在那里，满屋甜香。

我们劳动的第二项内容是搬运玉米秸。山上的玉米棒子收了，玉米秸扔在山坡上，那是农民的柴火，要扛回来烧大锅底的。一捆秆十分沉重，女生要两个人才抬得起，我们男生则充大个儿，一人扛两捆。叶子如刃，拉得脖子、肩膀一道道血痕，一出汗火辣辣得疼，那时候感觉自己真的顶天立地了。往事催促着脚步，我寻找那条上山的路，满眼青葱的林木，秋天的落叶覆盖着一条通向浓绿深处的小径。我一下认出了它，没错，依稀石脊嶙峋，就是我们少年时走过的路。

五十年前，我就在这条路上被侯队长拦住，他身旁跟着一个“罗锅”，二人向我投来极崇拜的目光。侯队长问，听说你会写仿宋字？我回答，是！城市里，满城都在刷那种红油漆的标语，这里没有，青山绿水，寂寞了许多。听到我的回答，两个人立刻兴奋起来，说，生产队没有写标语的人，从公社借了一个，那人又被别的大队抢了去，正愁呢。我说，等我把这捆玉米秸扛回去。侯队长不由分说，一脚把玉米秸踢到田埂下，拉起我就走。

我在侯家村写了十余天红漆标语，所有墙面都写遍了，所以我认识那种石墙。负责这项工程的就是那个“罗锅”，他叫侯德山，大队会计，是这个村学问最高的人。他给我布置任务，我去涂刷。他在队务工作之余，不时跑过来看我，一边看一边夸，还有一群孩子，天天跟在我身后，我写字的时候，他们就坐在旁边看，一直陪我到收工。从他们嘴里我知道那座最高的山叫青铜山。他们骄傲地说，除了泰山，就是他们的青铜山。顺着他们的指点，我还看到了村子里的大柳树，那棵树从清朝就有，陪伴了村子几百年。大柳树那边是一片柳林，柳林里安息着侯家村的先祖。我说，等我写完这些字，带我去看看。孩子们一片欢呼。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大哥。

标语写完的那个下午，是我们归去的前夜。那天黄昏，侯会计把我请到他家。走进一座石头院子，一家人在迎接我。院里石屋石碾石桌，侯会计指着石桌说，别回去吃了，就在我这里吃吧。我说，那怎么行？他抓住我不松手，侯家大嫂便端出饭来，侯会计立刻把他的孩子支出去。我看石桌上的饭菜，竟是白面馒头，自家磨的豆腐，上面撒着芝麻和盐。我从没吃过这样的豆腐，筋道爽口，与城里软塌塌的豆腐完全不一样。半个月的地瓜肚子折磨着我们，我独自享受着侯家村的美食。可是我没有贪婪，只象征性地吃了一个馒头、几筷子豆腐，那是一个农家年节的饭，岂能狼吞虎咽？饭后，我听到屋里侯家嫂子问丈夫，剩下的给孩子们吃吧？侯会计说，不，给爹端过去吧。

我带着全家在村子里走着，讲述着当年的故事。石院石屋换成了马赛克贴面的小楼，我寻找那些石墙，只在一块菜畦旁边找到一段残基。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跟我一起回顾往事的人。直到返程，要登车了，才看到两个正在聊天的女人。我冒昧打扰：请问，这里有一位背有点罗锅的人吗？曾经是大队会计，他叫侯德……女人抢过我的话：侯德山。我赶紧说，对，他还健在吗？女人说，在！说着看了一下车旁的墙角，说，他天天坐在这里，咦，今天怎么没来？我看看表，正是午休时间，侯会计可能歇着呢。我又问，这里有一片柳树林子，还有吗？女人有点吃惊，看着我说，有，有！她大概想问我的来历。这时候车发动起来，我赶紧登车，开动的车带走了她的疑问，也带走了我的追寻。再见，侯家村，我还会回来！

【妙手偶得】

泉城雪(外一首)

□王卫中

无雪冬寂寥，殷殷期琼瑶。
上苍合人意，大雪携春到。
翦翦舞斜风，皑皑覆枯草。
暖泉落琼花，寒山起玉桥。
素颜绝尘色，莹容冠世娇。
红梅著早意，初萼上玉条。
黄雀唤小聚，弦步踏柳梢。
稚子戏雪团，老叟话春苗。
飞雪不多情，一任作絮飘。

雪后泉城

昏天暗地日初晴，
踏雪寻梅不知冷。
不是飞雪漫着色，
严冬北地哪得景？

【观影笔记】 □火锅

布列松说演员不需要演技，希区柯克说演员都是牲口，以前不理解，现在却部分认同了。

一部作者电影的热点若在于一个明星如何有气场、如何男女通杀，这太没劲了。明星比戏大，本身就是导演的耻辱吧。有人问巩俐是否可以和英国女演员、制作人蒂尔达·斯文顿相比，我觉得没啥可比性。明星被捧成神以后自然不满足于只对一个性别施加魅力，前者可见林青霞。这是多方合谋之后的产物，属于当代的明星奇观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华丽而优雅的《长江图》里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镜头是秦昊给自己加的戏，顾影自怜地流下长长的一串眼泪。明星给出那个反应，大概是奔着国际影帝去的。对于作者电影来说，这是多此一举。作者电影不应匹配演员的野心。

电影《兰心大剧院》前半部满足一个娄烨粉丝的愿望，所有属于娄烨的元素都有，手持摄影、晃动跟拍、跳切、长焦、长镜。我喜欢长焦和大远景长镜之间的切换。长焦怼着人拍，画面里人和人几乎要竖着叠起来，人惶惶然不知从哪里来，也不知到哪里去。而忽然切入的大远景长镜头又如此空旷，从一个人物开始，以另一个人物终结，有意无意地将二人的命运和关系并置。后半部的枪战戏对于娄烨粉丝来说是垃圾时间，但也不全是。古谷三郎和于董持枪对峙的戏中，日本男人听到妻子已死的消息，在一个长镜中由愤怒到伤心，最后生命力完全委顿。在他被对方杀死之前，他事实上已经死了。枪声响起后他倒在血泊里，目光落在妻子的照片上——那显然是巩俐的照片——镜头从一重幻象(照片)中升起，落点在现实中的于董，而后景虚焦处是明星于董的大幅海报。由明星饰演一个明星，这个明星的生活又是不间断地饰演各种角色，镜中仍然有镜，无穷镜像组成迷宫。在最后的枪战戏中，娄烨的作者表达和类型片的戏剧性至上原则不停交战，是画面之外的另一重战场。

《兰心大剧院》讲人和历史的关系——人如机器般被各种动机驱动，生生死死，而历史浑然不理，只顾摧枯拉朽而去。人越是积极行动，越陷入存在主义的荒谬之中。于董在存在主义的荒谬中试图寻找意义。她和白政的那场类似催眠的“床戏”中谈到“父亲”和“父亲的命名”，那场戏貌似突兀却展示了两个人互为镜像的关系，映射出双方的匮乏，并互为抚慰。于董要反叛她的养父，因为他拯救她又利用她，让她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角色扮演之中。人物特别是女性被历史和宏大意义绑架和掏空，于是企图用传递错误情报的动作来寻找“自我”——这里才令人想起《兰心大剧院》的原著小说作者是虹影。虹影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充满对恋父情结的表达和自反。《兰心大剧院》的女性主义气质从虹影而来，而娄烨自己编剧的《紫蝴蝶》就更浑然是娄烨自己的世界。

《兰心大剧院》的人物身份套着身份，故事则文本套着文本，隐喻里套着隐喻，结结实实地结构起来又完全解构。在我看来虽不是最迷人的娄烨作品，也会是本年度电影最佳(如果不是几年)。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胜过《兰心大剧院》，盖因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里人物都服从故事，而不是故事服务明星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

风过留痕

大山深处侯家村